

# 《象外》展评 | “古人”且来唱当代史：受伤的家国情怀，却要以窘态才能表现尊严？

来源：象外

撰文：雷徕

和孔千的体大而周、复杂但自律的色彩语言体系不同，在孔千的素描里，怎么画，很大程度上，还是优先为画什么服务的。形象的塑造手法，既然是通向设定的表达的，便要讲求语言经济性：敷予画面的寥寥限定颜色，只能是功能性的、被使用的，而非色彩关系的经营，推行出画面的某种复杂氛围。话虽如此，孔千的素描方法体系，也并非不复杂，更遑论全然是胸有成竹、绝不推着画；只是比起他的色彩来说，是比较直给的（给读者补充说明一下，这里说的“素描”的意思，是指以灰度关系，塑造画面内的形体、以及编排构图的关系层次，“色彩”是指以冷暖色相和彩度关系来塑造形体、经营画面。和使用什么绘画材料，没有半毛钱关系）。

在《荒腔人曲》中，会有一些经常出现的 Character（形象特征 / 性格人物）；比之繁琐的形式分析，捋清内容层面的形象塑造，无疑能更快地让艺术家的心境所忧，在读者面前，清晰起来。

一个“丧家狗”式的夫子形象，以及各种“古人”代表，会高频出现，和新环境对话，窘态；身体器官的血腥与性之表现，作为一种恶趣味，忿然、悲伤并又冷漠地传达着反讽式的救赎感（于创作主体层面而言）；一种夹于孔乙己和中年闰土之间的人物状态，受挫的尊严；命运的无力感，坠落的大历史所带着的厚重。

而这些，尤其是那个老出现的夫子，指涉了他和时下更年轻世代的最大不同——在他精神气质的时代性里，传统文化的伦理体系、在现语境中的处境也好，普世性的个体命运感也好，都是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整体，来呈现的。也就是说，宏大的家国情怀，在他的情感世界里，仍是有效的。

说一说具体作品。

在现场编号壹的作品系列里，会有许多物件，汇成单一聚合体的各个组件；形式感接近于，中古时候，简化了的世界图景之缩影图像。陨石坠落的尾巴和血管，陨石坑和剖开的心脏上的伤口，其实并不区分得那么开；剖开的苹果，和剖开的心脏，可以互相喻指着对方；土地的厚度和肉壁的厚度也是一回事；某个局部形象，会介于男性器官和蠕虫之间；插在一个苹果 / 身体器官上的锤子和包扎胶布，同时也暗示着镰刀和斧头的经典造型，以及，向远方伸展开的十字路口；地铁行看着像冥府行。造型之间，连续性地形变，在一条表象类比的秩序链上，不断跨越。黑白中的其中一物换成红色，其实说不清，是基于内容、还是基于视觉而选择，或者说，两者在这里是没有区别的。排线和涂抹的质感尤为重要：它不仅仅仅是黑白灰关系，也是对物体质感的模仿性转换，平面或体积上的抽象秩序。

而在编号贰的系列里，红色画面的“血”感，是支配性的线索。因为画面没有过于写实，所以露骨肉的血腥的断脚，风格化而不那么可怕；“四个脑仁”和吃食的饼 / 桃胡在形象上互相贴近；尤其是乌龟从尻部伸出的头，非常恶趣味。如前所述，“恶趣”和落魄夫子一样，是展览中一再出现的另一个关键点：它一方面是对严肃的消解，但反过来，又是通过反讽来弥补 / 强化人性受伤的尊严。

叁系列里，夫子、人俑、仕女……这些标准印象式的传统文化代表，和异文化的代表形象，分居二联画的一联，进行一种成功 / 不成功的握手意图。可以看出，“大”代表，总是处在某种局促和小狼狈里。

“肆”系列里，吸收了寓言画和讽刺漫画的风格图式。一列“排队”的人，似乎模仿了流民图（或至少能引起相似联想），而队首之人，正是那一再出现的老夫子。人们身体上的不庄重部位，被重点表现了。有人在争执，但争执者的形象、又温驯地统合在队伍整体里，决不出挑；“怒道”，两个字的古老伦理观标牌，挂在争执者身上。这一群人，发出黄色的、温暖的光，而他们身前和身后，是两种类型的虚空。躺卧的“七人”，都在用吸管吸吮，或者彼此吸食，或者吸食自己，或者吸食无物的真空；他们是一群病人，或坐食者。

系列“柒”有些不同。似乎是进行人物写生时，模特的生命状态本身，触发情愫的联想。Ta们的姿形被赋予某种浅戏剧性，好像有时会化用部分昆虫的特征、在身体上；而面目，则夹杂着呈现了奸狡、麻木、受伤、驯顺、空虚中一时得志的狂野、并非大奸大恶之人在半刻安逸中的小确幸，诸如此类的状态，居间浮动。因为有十二幅，所以分别标记了古代记时法的十二个时辰，似乎十二个模特，是一个人在一天里、不同时辰的精神状态的分身。

系列“捌”，是把艺术家的历史关怀 / 失落感，直白地放出来了。那些历史场景，用了强烈的红色，内容、风格，都类似于 19 世纪西方报纸中的中国图像。画面有一种略带猎奇的历史沉重，仪式感或纪念碑性。而一个蓝色的形象会以冷漠的旁观者状态在场 / 窥探，ta 们是一些典型的异文明图腾 / 符号：湿婆、人鱼、龙虾、蝗虫。系列“捌”和系列“叁”形成对比：前者是主动对话的意图，略有挫败；后者，则是一种彻底被动、冷漠地被观看的状态。不知在艺术家心里，“捌”和“叁”，孰先孰后？

压轴的长画《亥末子初》（系列“拾”），某种程度上，是前面几个系列中，各种取径手法的汇合。作品里，神话、历史和现实交织，聚光灯下尽是戏台上脸谱化的人物。文字占了画面上，比图像更有分量的比重。河出图、洛出书，神神叨叨的疯言妄语，讖纬预兆，或是有现实环境的不可言而迂回，或是末法时代的癫狂而效鬼魅言。

笔者是孔千色彩的粉丝，但不能不承认，在有感而发、不得其平而鸣的时候，艺术家抛开他的大色彩体系，是一个高度合理的行为。

原文链接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QYRE3ftq6Dui05cOHQo9PQ>